

客家文化是故事

羅文生

九芎林田調 滿腔熱情

在台東小學校門口，羅文生和友人一起到山上做原住民相關的調查。(羅文生/提供)

羅文生同時也是專業的古蹟導覽員，他在竹北新瓦屋區區導覽，並開班授課，訓練導覽人員。(羅文生/提供)



●歐士豪/報導

一個微涼的午後，在竹北客家文化園區的問禮堂，羅文生親切且生動地述說著他的經歷，從生活小事、地方故事到田野調查，他以客家為主軸，用故事的方式敘述文化，用經歷展現自己對客家身分的認同。訪談中不難感受到他的熱情，在言談中也理解了他對傳承的使命感。

客語新傳師 也是導覽員

曾在國小教過多年客家語，客語老師羅文生身上掛著好幾個頭銜，他除了在社區的長青班開設客語班，還是第一屆客語新傳師，也經營印刷工廠。他做過古蹟導覽員，同時也是新竹縣口譯人才委員會的工作人員。但羅文生強調，他現在主要的工作重心是經營九芎林工作室並從事田野調查，職務雖看似多樣，但大部分都和客家脫不了關係。

羅文生說，他所從事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因為興趣而做，盡可能廣泛地接觸與閱讀，培養多元的興趣，不管是文化、歷史、宗教、植物、生態、建築、古蹟……等等，並不侷限於一個地方，而是多方擴展自己的觸角，不管什麼項目都學一學，處處俯拾皆學問，不是為了讀書而讀書，「因為這樣很有趣啊！」

羅文生還透露，他的床頭總是堆滿各式各樣的書，隨時有空隨時看，這些內容也許不會馬上用上，但只要機緣到了，哪天需要的時候就能派上用場。「想讓生活豐富，讓生活爆炸，每樣事物都該去玩一下，嘗試一下，別給自己設限」，羅文生神采奕奕地說。

謙稱自己的學問說不上精通，但什麼內容他都能說出一番道理，把自己準備好，隨時都能衝出去。羅文生把這樣的生活方式比喻成在操場裡賽跑，只要不退場，持續跑下去，就永遠不會被淘汰，總有一天會到達終點。

「因為我喜歡，就這麼簡單」。對羅文生來說，田野調查是一份「不是工作的工作」。他經營工作室，從事田野調查，既沒有老闆也沒有壓力，完

全是因為自己的興趣和喜愛而去做。

訪老人 查資料 過程愉快

他還提到，田野調查常常需要和老人家聊天，過程非常愉快，只要把老人家的房門打開，就能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也可以找到許多在社會上消失的東西。漸漸地，他也產生使命感，要把這些逐漸消失的傳統與文化傳承下去。

雖然不是科班出身，但羅文生對於田野調查十分地投入。他把田野調查的過程比喻成是在遊山玩水，到處查訪的過程有時還必須上山下海，走遍各地，常常一走就是整個早上，若沒有興趣，只要為了工作而工作，馬上就累倒了。

他剛完成的「竹塹社土目潘文起與九芎林」調查為例，為了調查曾經開發過芎林的客家先人潘文起並尋找他的後代，他和妹妹羅瑞霞兩人找遍新竹縣市大大小小的墳墓。因為一開始完全沒有資料，他翻遍文獻，找出所有關於新竹和芎林的書，一本一本、一頁一頁的查找抄錄，全部都是憑人工找出來的資料，並一份一份地抽絲剝繭，有時看似不相關的東西，其實也可能是關鍵，好不容易才能找到一點線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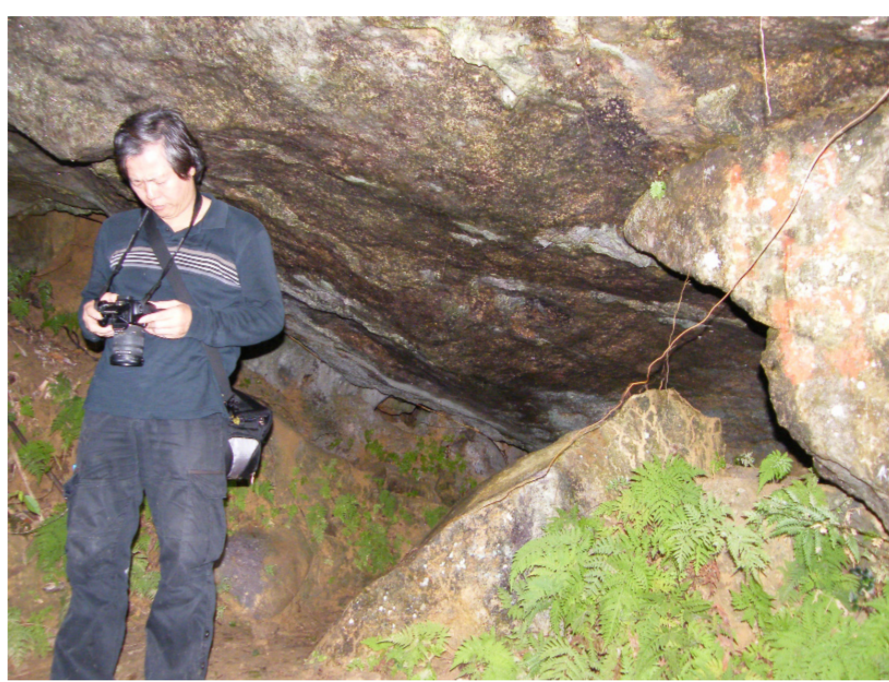
這樣的過程若沒有熱情，很難支持下去，別人眼中看起來是個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但羅文生說，只要不把它當作工作，其實做起來很好玩。而且他強調，這樣的過程也並不是完全沒有收穫，在調查中找到就是自己的東西，好好收藏起來，等到哪天時機成熟，把這些東西集結成冊出版也是個好方法。

羅文生結合熱情和使命感，把田野調查當作自己的使命，而他對這份工作也充滿熱忱。

客家人在一起 應說客語

語言和宗教是文化最重要的兩個因素，若是失去其中任何一個，文化就會有消失的隱憂。羅文生的工作之一就是教導客家語，他雖自謙地說自己對客家文化沒有什麼貢獻，但他在教學過程中就默默地為客家文化的傳承在盡心力。

羅文生說，因為種種因素，相較於閩南語，客語在一開始就處於較弱勢的地位，現在媒體也多以國語和閩南語為主，雖然現在有客家電視台，但並沒有達到很好的效果，這樣的大環境對客家語並不友善，再加上現在小孩比較不愛學習客語，他擔心哪



實地走訪是田野調查的重要部分，圖為關西媽祖廟。(羅文生/提供)

天客語就這麼消失了。

他呼籲客家人「要有身為客家人的堅持」，客家人在一起時一定要說客語，若客家人和客家人在一起時不堅持說客家話，久而久之客家話就會慢慢消失，「沒有語言就沒有文化，沒有文化這個族群就沒有存在的理由」，在言談中羅文生不自覺地流露出對自己對客家的強烈認同。

晴耕雨讀 為生活而固執

成長於傳統客家莊的羅文生，小學時期曾有一段時間因家境問題被送到閩南人居多的宜蘭念了幾年的書，因此他也能說得一口流利的閩南語。他在田野調查過程中接觸許多閩南人和客家人，逐漸地看見兩個族群在各方面所表現出不同的典型。

談到客家人的形象，在他看來，除了現在比較年輕的一代之外，大部分的客家人還是很勤勞且節儉，尤其許多老人家還是維持著「晴耕雨讀」的簡單生活。他表示一開始是因為生活困苦，為了生活，不得不勤儉，這不是硬頸，是為了生活，「為了生活而固執」，羅文生說著，在他身上似乎也映照著因為生活而勤勞節儉的傳統客家人的影子。

羅文生雖謙虛地說自己對客家文化的貢獻微乎其微，但從他所做過的研究與他的事蹟可以看出，面對相對弱勢的客家文化，羅文生用自己的方式來瞭解進而保存、傳承客家，不只因為本身是客家人，而是喜愛著自己所在的這個族群，想為它好好的盡一份力。



探索史蹟文化 樂趣無窮

●歐士豪/報導

在採訪過程中，羅文生站在問禮堂裡面一時興起介紹起了問禮堂，他如數家珍地講解它的結構與細節，順便指出這種建築在修復時哪邊出現了錯誤，從門板上的兩塊門當到正廳內部的子孫樑，他一一介紹這些裝飾的來歷和意義。從他鉅細靡遺的導覽解說中，可以看到他在當導覽員時的認真與專業，以及在歷史和文化方面瞭解之深刻。

羅文生提到，一般人參觀問禮堂這類的建築時都只是隨意的跟著導覽員，和其他遊客走走看看，參拜拜廟時也是跟著人群，看到什麼就拜什麼，都沒有去了解其背後的意義，這是相當可惜的。

他還舉例，有次他和一群上了年紀的遊客去東埔參觀吳哥窟，第一天到到達的時候，所有旅行團成員都興口同聲的讚嘆吳哥窟的壯觀景致，第二天也是同樣感嘆吳哥窟的壯觀，但好像少了些什麼，第三天去的人明顯減少了很多，到了第四天，團中的老人完全不想再去了。他認為這是因為大家都不了解吳哥窟的意義，以及背後的來龍去脈，因此再老的古蹟看了看起來都差不多，自然沒有什麼趣味。

說到這裡，羅文生嚴肅起來。他強調，做田野調查最重要的就是探索古蹟文物背後的意義，一如義民廟祭拜的只是義民爺這個神祇，重要的是祭拜祖先為保護家鄉而犧牲的精神，更可惜的是很多的犧牲者的姓名，後人都不知道。所以他也希望透過田野調查去找出那些犧牲者的身分。



花鼓隊參加新竹縣國際花鼓藝術節，一大班婦女又唱又跳，場場盛大，氣氛熱烈。(羅瑞霞/提供)

鄰里人情味 記憶總甜蜜

●朱寶欣/報導

訪問時，羅瑞霞還分享了很多有趣的經驗。其中談到了客家人的人情味，當時村子不算很大，村民的房子都很靠近，大家都變成左鄰右里，彼此之間的關係親近，有什麼喜慶的事，大家會一起慶祝；要是出了什麼問題，大家也會過來幫忙。

羅瑞霞說，農忙的時候大家一起種田，休息的時候到其他人家裡串門子，說笑聊天，小孩子更加快樂，三五成群的到處逛，還可以到別人家裡玩。節慶的時候，村裡的氣氛更熱鬧了，表演、儀式、花鼓隊之類的，大家都一起參與活動，既可分享節日的歡樂，也可以增加村民的感情。

羅瑞霞還提到客家的團結精神，她說村民的關係很好，有什麼事都會互相幫助，有一次村裡的稻草屋著火了，那時候沒有水龍頭，不容易找到水來救火，於是村民自發性的拿出水桶，一個接一個，一齊合力傳水，最終把火撲滅了。

她強調，以前村裡頭，大家彼此都很熟悉，如果有陌生人來，村民一眼就認出來了，村民會問那個是什麼人，來這裡幹什麼，有時還會幫忙傳話或留言。因為村民讓村裡都起了監視和警惕的作用，所以盜賊都不敢來做壞事。

羅瑞霞惋惜地說，現代人追求快速，簡便，很多儀式都簡化或者失傳了，而且大家為了工作，都分散各地，沒有了以前那種凝聚力，這些傳統的東西只能在歷史資料看到，或者變成某些人腦海裡歡樂的回憶了。



羅瑞霞(中)深入挖掘客家文化，還親自到關西錦山進行田野調查。(羅瑞霞/提供)

眯眯眼的國小鄉土教師

羅瑞霞 客家故事說不完

●朱寶欣/報導

長長的捲髮，烏黑而油亮，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條線，一身樸素的打扮，這就是羅瑞霞，竹北國小的客語老師。雖然當老師，她小時候卻沒有受過正規教育，是靠長大之後自我進修學習知識。有一段時間，她跟文史專家劉還月實習，到台灣各個部落參觀。同時她也是一個導覽員，業餘時間導覽竹北六家的歷史建築。她還常參與各種活動，並把活動記錄下來，當成日後參考的資料。

自修 跟著劉還月實習

羅瑞霞生長在一個普通的客家家庭，家庭環境保守，有重男輕女的觀念，男人的地位比女人高。小時候因為家境貧窮，負擔不起每個子女的學費，身為女生的她，沒有辦法念書，從小就得幫忙田裡的作業，如種菜、種蘿蔔、插秧、養雞鴨，還有撿木柴等。雖然勞動很辛苦，但是工作完之後可以和村里的小朋友一起玩，日子過得很愉快。

慢慢長大以後，羅瑞霞開始靠著自己進修，因為對客家有一份濃厚的感情，所以專門鑽研有關客家歷史的書籍，還跟文史專家劉還月實習，到台灣各個部落參觀，在部落裡留宿，藉此觀察當地人生活的各個面向。

二〇〇二年，羅瑞霞憑著流利的客語和自學來的客家知識，當上國小鄉土老師，主要教小朋友客語拼音和音節。她認為學會了客語，就很容易學其他語言，因為客語的發音變化很多，容易觸類旁通。她還強調客語最重要的就是學好音標，可是音標是很死板的東西，如果只講音標，課程會很枯燥乏味，所以她還會在課程中加入有趣的元素，例如個人成長趣事、客家特色等，提高學生的興趣，讓他們更容易學會音標。

教學 感動一次又一次

而這樣的努力也有了回報，學生上課都很認真，令她很欣慰。學生還會向她反映，學了客語可以增

近親情，因為可以和祖父母溝通，祖父母高興，學生也開心。有一年在羅瑞霞的生日，學生們親手製作了一張很大的生日卡，裡面有各個學生的簽名和繪畫，學生們還在課堂上一起唱生日歌，令她覺得非常感動。羅瑞霞說，老師的薪水雖然不高，但是很有意義，希望能以一己之力傳承客家文化，能做多少算多少。

八年前，羅瑞霞當上了導覽員，課餘的時候帶團導覽竹北六家的歷史建築，並負責訓練其他導覽員。她說在導覽新瓦屋的時候，看到那裡的采田福地，就像回到了從前。最近幾年，她參與了很多有關客家文化的調查，其中包括田野調查、文化普查、個人訪問、記錄土地公廟等，也參與不少活動，例如客家戲、謝神祭、花鼓舞、圓醮祭等。她介紹道，圓醮祭是一個慶祝建築物竣工非常重要的祭祀，歷時三天，過程慎重，每個儀式、步驟，都有既定的規則，她把這些一一記錄起來，作為日後的參考。

她也透過訪問來記錄資料，有次去採訪部落中的百歲人瑞令羅瑞霞印象很深刻。對方是一個紋面老人，談話中聽到了很多特別的經歷。這些訪談都需要頗多的時間和精力，當被問到是什麼動力推動她，她說一來是想探討客家的文化，在這個過程中，她能接觸到很多的人和事；二來她喜歡這些小人物，他們真誠、熱情，做人腳踏實地，講的就是真實發生的故事，令人格外能理解體會。她還說，曾經參觀一間茅屋，現在已經拆掉了，令她覺得很可惜，所以希望自己能將這些東西記錄下來。

花屯女 激勵客家婦女

羅瑞霞所寫的《花屯女》是一篇關於客家婦女的論文，花屯女就是董養媳的意思。論文裡面講到有些婦女小時候被賣到別人家裡當童養媳。羅瑞霞的媽媽也是一個花屯女，這個身份在以前是比較低的，但是當時的環境不好，有很多女孩子都是這樣。到現在，一部分的花屯女還健在，但她們仍然總是覺得自己身份低微，而感到不愉快。



羅瑞霞(右二)教導小學生搗茶，製作完成後還一起分享，同學覺得有趣，老師也教得很開心。(羅瑞霞/提供)

於是羅瑞霞萌生了一個想法，想鼓勵這些婦女。她走訪以前認識的鄉親家中訪問，收集了很多有關的資料，創作了這部作品。她想透過這部作品，記錄當時的制度，讓後人知道；另外也想鼓勵這些婦女，告訴她們：以前辛苦的日子已經過去，現在兒女都長大了，生活也過得穩定，所以不要再為以前的事情難過，應該拋棄過去的事情，勇敢活出自己，過快樂的生活。她說創作的時候學到了不少東西，但是不能自滿，希望能發現更多有價值的事物，創作更多的作品。

喜挖掘 新鮮人新鮮事

羅瑞霞喜歡發掘新鮮的事物，所以她對很多東西都有興趣，想花心思去找答案。有一次，她想找他們家族的原居地，於是去大陸尋根，透過翻查族譜，找到祖先居住之處，是一個叫隘口的地方，現在有三、四十戶人家，還在那裡拍攝影和參觀。就是這樣，她不斷發掘新事物，每次都讓她得到不同的滿足感，令她對於探索的熱情愈加濃厚。

羅瑞霞比喻說，不同的人或物品就像不同的化學元素，在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時間，都有不同的變化，得出來的結果是不一樣的，每每都能從中學到新的東西，這是吸引人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她希望能在這些新事物中探討客家的文化和精髓，並且把學到的東西保留下來。這種對客家文化的堅持，來自於她對客家深深的熱愛。她說會繼續發掘事物，也會盡她的能力，把客家文化發揚光大。